

13/104  
829.3  
122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 五

鄭氏伯謙太平經國之書統集

宋志七卷 今本十一卷

存

伯謙自序曰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為久恃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并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

已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已者之所以及民亦福  
迫淺陋足以躋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  
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  
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  
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  
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  
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  
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我精神心力而爲之其兵農  
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  
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  
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  
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  
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輶圭璧之器梓匠輪輿  
之度與夫畫績刮摩埴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  
龍獨鼈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  
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  
免流彘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縶作孽宗周滅  
矣猶能挾鼎璽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  
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爲  
東西其子孫益謬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  
爲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  
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  
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  
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自心

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爲握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未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或則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墜於正觀一二十年間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選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襲封刺史然亦雜亂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停世襲而爲州縣不愛名器而爲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

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  
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  
富強之事亦一掃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  
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  
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  
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  
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蘓威高  
頴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  
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  
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  
世變不古功利之蟠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  
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燬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儒好古

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滅於山蠟屋  
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秘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  
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  
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  
作爲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  
末以爲經制大脩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  
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群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  
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  
及禮樂竟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  
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  
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  
究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

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爲是目前苟簡之謀尙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濶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高叔嗣序曰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生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槩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

詳彼所稱方冊與籍豈謂周禮耶孔子尙思與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爲耶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去之後世以爲罪然使始皇并天下爲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爲教家以爲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爲天子頒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鬪爲功以干戈爲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吞滅諸侯而六合爲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况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脩至秦始皇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爲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耶何爲

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遵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於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耶故善爲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爲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徃徃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眎叔嗣錄藏於家後十年而爲嘉靖丙申上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

魏氏了翁周禮要義

三十卷

未見

包氏

恢

六官疑辨

佚

劉克莊曰宏齋包公著六官疑辨蓋先儒疑是書者非一人至宏齋始確然以爲國師之書一日克莊於緝熙殿進講天官至獻人奏曰周禮一用於新室再用於後周三用於熙寧皆爲天下之禍臣舊疑其書近見恢疑辨豁然與臣意合陛下試取其書觀之便見其人識見高非世儒所



及上頷之是日貴主將下降講退見箱篋塞殿廡竊意所  
奏未必留聖慮矣及還舍坐未定得宏齋東謂有旨宣諭  
劉某奏卿有周禮解義可錄進呈宏齋既奉詔遂抄其書  
奏御

吳澂曰毀周禮非聖經在前固有其人不若吾鄉宏齋包  
恢之甚毫分縷析逐節詆排如法吏定罪卒難解釋觀者  
必爲所惑近年科舉不用周禮亦由包說惑之也然愚嘗  
細觀深嘆其無識而已

江西通志包恢南城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  
院事卒贈少保諡文肅

王氏與之周禮訂義

宋志八十卷

存

淳祐二年十二月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溫州軍州兼管  
內勸農事趙汝騰奏右臣準秘書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  
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  
家印寫二本繳納訖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  
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  
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  
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  
然亦未嘗作爲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  
營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  
遺間亦自附已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叅預真德秀擊  
節是書爲之序德秀沒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

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秘書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秘書省索與之訂義以脩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下秘書省宣入十八日奉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都司擬上照得温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爲精粹與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秘書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鬻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勅授賓州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秘書省

真德秀序曰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爲政以此之學著而爲書故能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

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爲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沉天官弗私與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下天疲瘡憚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耶彼

何休指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又謂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

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塞豈空  
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  
定五年閏九月

按是序又載劉燾雲莊集

趙汝騰後序曰東巖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已  
見爲訂義若干卷真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贅卷  
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束擔弛日以俟予文遂勉爲之言周  
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遂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  
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真  
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  
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乃深致其惋惜  
嗟嘆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  
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闕大  
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  
洛天下之中地六宮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  
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  
中又洛誥亦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  
書周官載六卿自家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  
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  
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  
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  
洛邑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  
也從周之歎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

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脩周公之未脩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作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憖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灰燼之餘安得尙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二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嘉熙丁酉夏中伏日

成德曰東巖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群儒經義最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創新法盡傅著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官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穎濱蘓氏五峰胡氏殆攻王氏而并及於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成太平之迹陸樞謂爲群經原本王仲淹美

其經制大脩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  
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巖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  
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  
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  
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仲原父以下凡  
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東巖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黠樂  
清人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淳祐初郡守趙汝  
騰進於朝付秘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  
卒年九十有七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四終

弟子嘉善孫雲鏡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六

江氏致堯 周禮解

未見

閩書致堯字聖俞惠安人以特奏任法曹通經學與丘崇  
齊名著周禮解

王氏奕 周禮答問

佚

溫州府志奕字子陵瑞安人淳祐間有旨索其所著書郡  
守趙汝騰繕寫以進并薦之不起

稅氏與權周禮折衷

通考二卷 宋志作魏了翁

存

陳振孫曰周禮折衷二卷樞密臨邛魏了翁之門人稅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發明止於天宮餘未及

與權後序曰右周禮折衷上下篇本名江陽周禮記聞會失其上篇先生猶子高斯衍蒐錄以見歸二篇始完間舉似泉使考功郎王辰應氏貽書云鄭諸說於是論定宜以鶴山周禮折衷名之竊嘗聞先生謂此一經多可疑者自先後鄭傳注以來數千百年無敢輒議亦以官聯須密意其爲成王周公遺制至五峰胡子斷以爲劉歆傳會荆舒

禍天下根於鄭注國服一條逮吾先生屢發其義蓋未前一年遊蔣山有詩尤爲著明今附載於此連年飲建鄴寤寐北山靈三過又不入風雨盲其程一朝決會期萬籟不敢聲斷潢卷夕潦別巘浮帝青因思山中人昔者相熙寧不知學何事莽制爲周經群公咸其輔弗悞宗康成相承章蔡後九州半膾腥歷年百七十衆寐未全醒三經猶在校從祀猶在庭追維禍之首千古一涕零大鈞高難問山空木泠泠是遊也先生同產兄今禮部侍郎高定子實爲本道轉運副使領賓客群從行端平三年七月三日也

黃氏鐘周禮集解

佚

周禮

閩書鐘字器之興化人漳州錄事參軍

朱氏申周禮句解

十二卷

存

陳儒序曰周禮之行於天下也久矣乃溥海內外間有文獻不足者或曰周禮盡在魯豈其然哉往歲秋八月儒奉命督撫淮南亟欲崇尚古訓以爲保釐之圖未之有得也適有遺我周禮句解者讀之而典則明脩字畫精嚴宛若韓宣子所見者乃遂檄淮守蔡子揚金刊之將以布諸學宮或問之曰子之刻是編也謂足以盡先王之大法也乎曰然昔者先王之有天下也體國經野創制立法庸以章志軌物立極宣化而民用靡忒是故乃立六官以象天地

以象四時而典章文物放諸海內郁郁如也洋洋如也執是以求先王之治也非與曰法也者治之具也是編也者先王經綸之迹也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子知之乎曰未也曰先王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是故微而顯深而通茂而有間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焉譬諸天運神道而風霆流行廢物露生有莫尸其功而莫之或忒者是故吾觀於六典而經綸之業盡之矣於戲盛哉是集也刪繁舉要得什一於千百君子欲求帝王之治其尙毋忽於關雎麟趾之意哉儒乃拜手而言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興也信矣信矣乃次其說而序諸首簡

金氏叔明周禮疑答

佚



車若水曰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金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用意甚勤余授以俞氏復古編叔明甚喜云復古編良是周官三百六十今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耶此說痛快

葉氏時禮經會元

四卷

存

潘元明序曰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汨於漢儒之注疏使聖人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以出易書詩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閣學士葉文康公會元而表章於世實可緝濂洛之未脩矣文康公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之素有不苟

然者余涖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潮提學廣居得其書而讀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贍比事漢唐考覈精詳一洗漢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廢已久因重鈔梓以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下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

陳基序曰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為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為害已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

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安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彙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傳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浙江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稿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幸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爲之書

葉廣居跋曰禮經會元四卷凡百篇錯綜六官剖括群務其於建邦立極敦禮崇學之要靡不該洽今讀其文如立文武成康之朝以與周召畢榮相唯諾也其書昔授門人丹山翁同父氏自翁氏復歸家櫝比年兵革流竄躬負遺笈得不失墜江浙右丞榮陽公敦古尚治命鉸梓以不朽其傳噫聖人之道具於六經聖人之治實存周禮先公以直氣正學颺歷清要會權臣革命僅自法從出典外藩而志不盡施則會元之傳以俟後聖者固有在矣豈徒資學子討論之益哉讀者其毋忽

黃氏震讀周禮日抄

一卷

存

震自序曰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之祿制已不可得而聞

劉歆生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峰則最擯抑之至

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  
近世趙汝騰按維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  
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於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  
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在尙書周官一篇而未  
必在此書六典爾今以先儒攷訂聊筆其一二云

陳氏普周禮講義

三篇

存

丘氏葵周禮全書

一日周禮補元

六卷

存

葵自序曰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  
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業水  
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蘓綽又壞矣王安  
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  
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  
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  
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  
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  
命道德起天下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  
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  
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

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遠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歛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蔡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叅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二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年愛禮之意萬一有觀民風者轉而上達使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同志之士其亦思所以贊襄哉 又曰余生

苦晚得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始知冬官未嘗亡又叅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六十地官之屬五十有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有九秋官之屬五十有七冬官之屬五十有四於是六官始爲全書 又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蘧念生以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緇絡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掌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

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秦火後經籍多殘闕禮尤甚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闕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二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二也真西山趙庸齊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二諸儒不能辨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庭椿次點二先生之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

張萱曰清源丘葵謂周禮冬官故未嘗闕漢儒考古不深以考工記補之至宋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葵承其意加以參訂的知周官錯見於五官中悉采出以補冬官之屬而考工記不錄

按丘氏更定周禮天官之屬六十六太宰小宰宰夫  
宮正宮伯宮人內宰九嬪世婦女御內宗外宗女  
祝女史內司服典婦功縫人夏采內小臣閭人寺  
人內監膳夫庖人內饗外饗亨人甸師酒正酒人  
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腊人醫師食  
醫疾醫瘍醫掌舍幕人掌次天府大府玉府內府  
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太史小史內史外  
史御史地官之屬五十七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  
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人遂師遂  
大夫縣正鄙師鄮長里宰鄰長師氏保氏司諫司  
救調人媒氏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穧司稽  
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閭師縣師稍人土訓  
誦訓遺人旅師委人迹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  
稼春人饕人橐人掌炭掌荼掌蜃春官之屬六十  
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司尊彝司八筵典  
命典祀守祧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  
師瞽矇眡瞭磬師鐘師笙師鐃師鞀師旋人籥師  
籥章司干鼓人舞師鞀鞀氏典庸器馮相氏保章  
氏大卜卜師卜人龜人蓍氏占人筮人占夢眡禘  
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巫都宗人  
家宗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  
夏官之屬六十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  
司馬都司馬家司馬諸子虎賁氏旅賁氏司甲司  
兵司戈盾繕人環人挈壺氏掌固司險掌疆司右

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馬  
質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射人司士  
司勳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匡人捍人大僕小臣  
祭僕御僕隸僕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節服氏  
小子羊人方相氏司燿候人秋官之屬五十七大  
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  
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司圜掌囚掌  
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  
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  
氏修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翬氏柞氏雍氏哲簇氏  
剪氏赤友氏蠲氏壺涿氏庭氏銜 枚氏伊耆氏  
象胥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冢士冬官補  
二十七十四大司空小司空載錕封人量人均人土  
均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州人角人羽人  
掌葛掌染艸圉人場人牧人牛人克人獸人獻人  
鼈人鷄人犬人獸醫司裘掌皮司服典絲典臬染  
人弁師追師屨人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  
司弓矢橐人冢人墓大夫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  
山師川師邊師蓋合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而  
損益之

胡氏 一桂 古周禮補正

一百卷

佚

王瓚温州府志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咸淳庚午領鄉薦

研究姬公經國制度參訂互考六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  
補正古周禮一百卷林于之爲之序學者稱人齋先生  
王氏失名周禮詳說

未見

王與之曰未詳其名建陽刊行王狀元詳說

亡名氏周禮類例義斷

宋志二卷

未見

周禮圖說

佚

王與之曰圖說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閩中大槩用二禮圖  
禮象圖或立新說攷證最明

禮庫

未見

王與之曰禮庫未詳何氏

周禮集說

十二卷

闕

陳友仁序曰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也畫井田立封建  
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介  
纖悉靡不脩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  
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鏡也周家太平氣象  
不可復見愚於此書竊有志焉然而諸儒訓釋甲是乙非  
無所折衷學者病之余友雲山沈則正謂余曰近得集說



於書手澤尚新編節條理與東萊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其博雅君子之所為與名氏則未聞也取而閱之如得古壘洗把玩不忍釋癸未秋與長樂高君載酒往請焉則正樂善人也俞其請且止宿乃曰風雨瀟瀟子之志固善矣時異事殊禮經焉用析揚皇華未必不貽笑於時人也余復之曰執此以往固非所望居家讀之是亦志文中之所志也於是攜以歸訓詁未評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則附以前輩諸老之論議書成非特以廣其傳亦余之夙志也姑叙梗槩於卷末

黃虞稷曰周禮集說不知何人所輯元吳興陳友仁得之於沈則正因傳之內地官二卷亡明關中劉儲秀補注以行

楊氏雲翼周禮辨

一篇

未見

金史楊雲翼字之美家平定之樂平縣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拜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卒諡文獻

吳氏澂周禮考注

十五卷

存

澂自述曰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粲然大脩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至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

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於錄畧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爲非惟劉歆獨識之而五官亦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澄何自而考之乎本之尙書以考之也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職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也司寇掌邦禁誥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焉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衆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此歐蘓氏之所未悉也可不著

按艸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補之今世所傳三禮攷注非公書也江西書坊專刊周禮考注十五卷以行吳興閔氏復爲鏤版蓋晏辨所爲也

周禮經傳

十卷

存

按艸廬吳氏著書不聞有周禮經傳康熙丁丑五月之望西吳書賈以抄本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吳澄著中間多有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於考注疑是其孫伯尚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覽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撰姑附於此

湯氏彌昌周禮講義

佚

盧熊曰彌昌字師言號碧山咸淳丁卯進士由崑山教諭歷瑞安州判官

何氏夢中等周禮義

一卷

佚

王圻曰周禮義一卷元東陽內舍生何夢中與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五世孫觀光裝池成卷宋潛溪題而藏之

王氏申子周禮正義

佚

吳澂曰吳卿正義其言比之宏齋包氏極爲平恕  
臧氏夢解周官考

三卷

未見

陸元輔曰臧夢解鄞人宋末進士未仕而國亡至元中授  
婺州路儒學提舉官至廣東廉訪使博學洽聞士大夫稱  
曰魯山先生

毛氏應龍周禮集傳

二十四卷

存

周官或問

五卷

未見

張萱曰元大德間澧州教授豫章毛應龍介石撰總諸儒  
訓釋斷以己意凡二十四卷

吳氏當周禮纂言

未見

黃虞稷曰當澂之孫也澂於易書春秋禮記皆有纂言獨  
周禮儀禮詩未及作當本大父之意爲是書

陸元輔曰臨川吳當伯尚至正二年以薦授國子助教與  
修三史成遷翰林修撰再遷翰林直學士出爲江西廉訪  
使詔拜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  
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著書明太祖至江州召見長  
揖不屈隱居吉木之谷坪卒羅一峰嘗言吳文正公考周

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缺蓋取俞氏丘氏  
之論也伯尚書余未得見不審依古本爲注乎抑遵乃祖  
所定之次也

鄭氏宗顏周禮講義

二卷

未見

按宗顏未詳何時人見葉氏棗竹堂目焦氏經籍  
志及授經圖

俞氏言周官禮圖

十四卷

未見

按俞氏未詳何人書見葉氏棗竹堂目

亡名氏周禮通今續論

一卷

未見

周禮詳集

佚

張萱曰止存一冊未詳撰人姓氏自地官司徒至考工記  
周禮附音重言重意互註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此元人所輯書弘治中湖廣道御史上虞尹洪奉  
命清兩廣戎政屬知廣州府袁景輝重刻番禺張詡為之  
序

張詡序畧曰詡少時閱書目見周官禮有句解集傳註疏  
又有所謂纂圖釋文或問講義詳解要義解義攷工總義  
訂義會元復古等編句解集傳註疏則見之若纂圖以下  
則聞其名至於重言重意互注則其名亦未之聞也侍御  
上虞尹公德容以禮經取高第比奉命清兩廣戎政得是  
書喜其考究之精援引之當於聖經有所裨也出示廣州  
守袁君景輝俾刻而傳焉屬詡為之序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五終

弟子山陽張叶箕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 七

梁氏 寅 周禮考注

未見

寅自述曰於周官也刪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注

汪氏克寬 周禮類要

未見

宋氏 濂 周禮集注 或作集說

未見

王氏 禕 周官官名彙就章

一篇

存

方氏孝孺周禮考次目錄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深惡蓋而黜之餘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悉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

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制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僅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厨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為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為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

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二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之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大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擇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號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鄆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卑人焉有稻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



逢師所以辯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  
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  
除毒蟲猛鳥獸蠹物鼃鼃有冥氏庶氏穴氏翼氏誓籛氏  
翦氏赤友氏蝮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  
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繇是復其始其  
不能皆六十者二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  
所掌有大小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  
漢儒之言也非周公之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  
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  
然予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以  
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  
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陳子龍曰或謂先生以道輔主日在黜座之側諫行言聽  
知中朝之弱藩國之強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黃齊與晁錯  
之謀爲侵削諸侯之計以致真人翔於薊北電掃中原虎  
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官制何  
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  
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辨之乃知  
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疎濶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  
未必盡用即用矣而天方欲文皇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  
盡謀臣之過哉

陸世儀曰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  
一節人頗以爲疑以爲董仲舒之才而建晁錯之策不無  
類於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

時削奪諸王傷殘骨肉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爲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啓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齊黃之謀此其所以不白於後世乎子於詩鑑中亦特表明之

陸元輔曰正學先生考次周禮較王與之俞壽翁諸人所訂正更爲有理又有周官論二篇周禮辨疑四篇一論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慮民極其詳一論周官不以理財爲先王安石用國服爲息之謬一辨條狼氏之誓群臣刑法太暴一辨殺群飲非過甚媒氏之奔者不禁爲非禮一辨司寇聽訟必入鈎金束矢爲非法一辨周禮言利甚密非周公之言皆有卓然之見非苟於立異者

丁氏禮周禮補注

未見

鎮江府志丁禮字思敬丹徒人以耆年辟知南陽府入覲進周禮注成祖賞之

何氏喬新周禮集注

七卷

存

喬新自序略曰周禮多錯簡冬官未嘗亡也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義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註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

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譌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爲卷不敢淆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陸元輔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子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周禮明解

十二卷

未見

黃氏

潤玉

周禮題辭

未見

潤玉自序曰周禮一書誠周之經邦大典其間備著王朝六卿所屬職掌初無侯國爵祿之辭故天下無傳而孔孟

之書無載也李斯亂紀蕭相惜經至文帝時得魏侯斯樂人竇公獻宗伯大司樂之章是戰國矇瞽已嘗習誦其說且其樂與佩用皆去商聲蓋周以木德王而荀子所謂太師審詩商是也夫豈王莽時書漢人安得補之考工記及去商聲乎宋興三禮立科取士程子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至哉斯言或者謂其官冗役繁殊不知網舉目張而有兼官不備徒役有時之節奏哉然而官府一體兵農一途王道昭明無偏無黨秦漢以來其法何如奈王介甫棄經任傳後學莫稽遂使周公之制泯沒無聞不亦深可痛乎潤玉茲舉官職府藏之相維禮樂刑政之叅屬與凡注釋未定者標於經文之題庶覽者易得於心目究知周曆綿遠之本在是而不可不講也

楊守陳撰墓碣曰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永樂改元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代抵京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授建昌府學訓導改訓南昌拜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陟廣西按察司僉事改湖廣按察司左遷知含山縣請老致仕卒年八十有九

王氏啓周禮疏義

未見

桑氏悅周禮義釋

未見

悅自序曰天官之屬凡六十有三俞廷椿刪出獸人鱉人獻人獸醫司裘掌皮典臬染人追師十一官而王次點補以春官天府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官丘

吉甫因定其官爲六十州廬三禮考注則復進以典絲典臬獸人獻人鱉人掌皮六官而退以甸師幕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職歲世婦內司服追師屨人夏采十二官而復補以地官司祿司勳司士三官春官內史外史御史馮相氏太卜龜人董氏占人箝人占夢眠禘十二官共爲官者六十六地官之屬凡七十有七俞廷椿王次點刪出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克人載師均人土均艸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艸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圉人場人二十二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七考注於七十七官中止用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閭胥調人媒人司諫司救等十三官刪去六十九官而補以夏官訓方氏匡人擇人三官春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

師小師瞽蒙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鐃師鞀師箎  
師籥章鞀鞀氏典庸器十九官共爲官者三十五春官之  
屬凡七十

丘吉甫以爲六十九者遺失樂章一官也

俞廷椿王次點刪出雞人

天府典瑞典同司服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典同太  
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中車典路車僕司常十九官補以  
地官鼓人舞師二官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  
掌訝掌交七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六十考注於俞王所  
刪十八官中進以雞人世婦內宗外宗中車天府典瑞典  
同司服車僕司常十官又用舊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太史  
小史典命司尊彝鬱人鬯人典祀都宗人家宗人守祧職  
喪冢人太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女巫司几筵二  
十五官而補以地官封人牧人克人四官秋官大行人小  
行人司儀行夫環人掌交掌訝司烜氏象胥九官天官司  
裘內司服追師夏師屨人夏采掌舍幕人掌次女祝甸師  
冢人十二官夏官節服氏弁師祭僕小臣御僕司燿六官  
共爲官六十六夏官之屬六十有九俞廷椿刪出職方氏  
土方氏彤方氏山師川師遼師弁師司弓矢橐人九官王  
次點又刪出量人一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有九考  
注則進以司弓矢一官而刪出小子羊人司燿掌畜諸節  
服氏小臣祭僕御僕弁師職方氏土方氏詛方氏彤方氏  
山師川師遼師匡人擇人家司馬二十二官而補以秋官  
銜枚氏司隸罪隸閭隸夷隸貉七官共爲官者五十五秋  
官之屬六十有六俞廷椿刪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  
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王次點謂犬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

一官當與夏官環人合而爲一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  
有七考注又刪出銜枚氏司隸罪隸蠻隸貉隸夷隸司烜  
氏雍氏萍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  
掌客掌訝掌交十官而補以地官胥師司虺司稽胥四官  
共爲官者五十七冬官舊亡俞王以爲不亡丘吉甫因定  
其官爲五十四除大司空小司空外曰鼈人獸人麋人獸  
醫司裘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十一官則取之天  
官者也曰封人均人土均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州人  
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園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載師州  
人二十八官則取之地官者也曰雞人司服典瑞典同巾  
車典路車僕司常冢人墓大夫十官則取之春官者也曰  
職方氏土方氏彤方氏山師川師遼師司弓矢弁師橐人  
量人十官則取之夏官者也火人一官則取之秋官者也

考注又定冬官之屬爲五十七除大小司空外取之地官  
者曰鄉師載師縣師閭師遂師遂大夫遂人均人司市貨  
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節縣正鄙師鄮長里宰  
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艸人稻人土訓迹人非人角人  
羽人掌葛掌染艸掌炭掌茶掌蜃園人場人廩人舍人倉  
司稼凡四十四官取之夏官者曰職方氏土方氏彤方氏  
山師川師遼師凡六官取之秋官者曰司民雍氏萍氏柞  
氏薙氏凡五官大抵官總三百六十之數出之於此者入  
之於彼以愚觀之諸儒進退六官意見不同如此復有州  
廬者出而定之又不知某官之入於某官也將何以爲定  
論哉嗚呼周禮之設六官散之則各專其事合之則各有

所聯雜說所謂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  
天官聯夏官也廛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地官聯天官也  
量人與鬻人受盞歷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  
空之辟又蒞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於刑者  
歸於士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  
之春官聯夏官也巾車入齋於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  
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聯夏官也由是觀  
之凡聯於某官者即可刪入爲某官耶若夫漢儒以冬官  
之闕而補入考功記正如龍失其尾粘以蜃脊多見其不  
似也故予所註五官但因其舊仍闕冬官不敢選官以補  
而退考功記自爲一卷雖有真似冬官者亦略辨論其下  
庶遵吾夫子史闕文之遺意云

陳氏鳳梧周禮合訓

## 六卷

存

鳳梧自序曰書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  
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周  
禮所由作也蓋周公以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學篤  
棊成王以成致治其建官也稽唐虞叅三代斟酌損益咸  
得其中統以六官而分於各屬天下之治如運諸掌故曰  
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孔子傳周公之道以周禮列於六經  
戰國諸侯惡其害已而欲去之而冬官獨缺已非全經矣  
漢人購以千金弗得以考工記補之雖有鄭康成之注賈  
公彥之疏莫有是正者宋元諸儒如王次點吳草廬乃擇

冬官之文誤入五官者悉取而歸之冬官我朝方正學何  
椒丘復加考訂有正誤暨集注傳於世益加密矣然尚有  
未盡合者某蚤歲有志禮經及仕訪先儒訂注周禮諸書  
反覆考究久之若有得焉再加校正以類相從間有未瑩  
則參以舒國裳所著圖釋而采擇之於是六卿率屬如身  
使臂如臂使指庶幾周公建官之初意矣仍以考工記附  
於其後而注則存康成之舊不忘古也方今聖朝稽古治  
動循大典學者潛心於是而講究焉則所謂如有用我執  
此以往其庶幾乎

吳氏昂周禮音釋

未見

陸元輔曰吳昂字德翼號南溪海鹽人弘治乙丑進士官  
至福建布政司

魏氏拔周禮沿革傳

六卷

存

按自序曰夫周官何爲者也聖人代天而立政爲生民開  
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  
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孰重格王爲  
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  
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  
萬目次第以舉三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  
焉聖人之心何心也純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  
有不仁也故其法爲天下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



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善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肆一人於民上天乎爲民立君之意荒矣後有作者莫知其朔乃規規襲秦故常創業甫定與民休息哉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英才未能或之度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太平之典曷日其與耶天將有待耶古經簡奧儒者頗爲發明校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僭爲沿革傳推古可行於今吁迂遠而濶於事情與都乃言可底績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厥心迺克正事敢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皇尚作聖母或自聖德之下衰久矣皇卓有立曰予一念公對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一民弗獲其所痾瘵予身丕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身惟耻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惟耆老成人是詢惟法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其彙於朝曰汝其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祖宗黎民茲惟太平之基

官職會通

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終

弟子無錫顧衡文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八

韓氏 邦奇 魏氏 校 周禮義疏

未見

沈懋孝序曰周禮義疏者苑洛韓先生莊渠魏先生所手  
定駕部郎韓君凝甫得其彙校而傳焉叙之曰周禮之傳  
舊矣是之者以為周之書疑之者以為漢氏之書有缺者  
補者刪正者疏其義而發之者亦各一家之說耳如欲用  
之宜何從請衷以孔子之論孔子告魯公曰文武之政布  
在方策夫方策者非周禮而何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灼

然有此書矣如有用我我其東周夢寐如將見之當時與門人雅言有不先執此者乎故其孫伋稱經禮曲禮三千三百者非周之禮又何稱焉後之儒者不溯其源乃欲取古遺事施設方今竊嘗深思而微哂之夫周公兼三王者也公去禹湯未遠也文武是其父兄家法也以公才敏猶有行之不合思以繼日坐以待旦况欲追述周禮於三數千年之前求其一必合而必行之可謂不達於論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此不用周樂明矣郁郁文哉取一冕而可焉此不純用周禮矣故能知周公孔子之微意者必有待於準今酌古之才因時設教而後可也

楊氏慎周官音詁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於揚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祿授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裨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列於學官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巋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虧乎乃手錄之爲周官音詁一編

余氏本周禮考誤

未見

馬氏理周禮注解

未見

舒氏芬周禮定本

十三卷

存

芬自序曰夫周禮者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郁郁乎其文也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善之也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善其制作而思見其人也東漢而下是書與儀禮戴記並行宋興大儒輩作表章遺經於此蓋闕如也予自弱冠即好是書迄今班白懼魄氣衰而誦記之不逮也乃隨所窺測作爲五官叙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錄成正經重加校訂其有逸於他書者取而附之錯於他官者編而正之仍分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庶幾奉以周旋不負習學之初心也若夫進講經筵請立學官以傳弟子則斯文之興廢有會也

季氏本讀禮疑圖

六卷

存

本自序曰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者之外別無征焉周禮之征則不止此蓋其書成於戰國之士中間多襍邪世之制迂儒之談而非由大本以行達道者也當漢武時其書始出衆儒共排其非至林孝存則曰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朱子深信之亦以爲周公遺典又以爲聖人所作必不曾差又謂

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又謂周公晚年作此小處  
或未及改則以周禮爲未定之書也孔子刪述六經以正  
人心豈其存未定之禮以惑世乎知周禮之不可通而強  
以一說通之亦近於遁辭矣予故即平日之所疑者爲圖  
旁引以辨證之而一以孟子爲主書凡六卷其前三卷疑  
圖具在見禮意焉其後三卷則上叙孟子之言以明本原  
下評歷代之事以備叅攷云

陳氏深周禮訊雋

十卷

存

周禮訓注

十八卷

存

黃虞稷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任雷州府推  
官

深自序曰荀卿有言欲觀聖王之迹則於粲然者矣後王  
是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及  
觀孔子之告子張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乃知荀卿  
之言孔子之意也且夫道莫盛於五帝五帝莫盛於唐虞  
夫子乃近取諸夏殷而損益之不視唐虞而視夏殷者以  
見聞爲師也夫高曾之事杳而難尋以宗父爲之語則子  
弟不期而自喻故高曾之事宗父能道之唐虞者高曾也  
而夏殷宗父也舉唐虞則失夏殷舉夏殷則見唐虞矣故

夏殷者吾之前行也周禮周公監夏殷而作也凡其所因  
所損益以治民臨諸侯者皆夏殷之遺典也自周公六百  
餘年至孔子而周禮猶在魯也孔子乃稱曰我欲觀夏道  
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也當是時夏殷之禮已不可考而夫子欲從周矣不從夏  
殷而從周者孔子所以法後王也夏殷之禮備於周從周  
所以從夏殷也春秋孔子從周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  
以繩當世之諸侯者皆周公之遺典也禹合塗山玉帛萬  
國及湯之黜夏而諸侯歸商者三千禹之諸侯已失其十  
九周蓋千八百國而會孟津者止於八百湯之諸侯又失  
其半及春秋而冠帶之國僅十有二未幾而合爲七國卒併  
於秦而周之諸侯盡失矣所失者豈獨其諸侯併與其治  
諸侯之法而失之周亡而禮亦亡即周公仲尼復起不能  
使之返也豈聖人作禮不知其禍之至此與矣而不知也  
執今之法以御今之人聖人固曰如是而立於治斯已矣  
固不爲後世慮變而爲後王制變也事未形而意之勢未  
極而先之聖人弗爲也周之天下可謂極治矣以有周禮  
也周禮周之聖人作也以周之禮治周之天下故其書名  
曰周禮而非世世之禮也有王者起而損益之何世而不  
周之治乎故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今去周公二千五百  
年而周官之遺意未嘗不存乎歷世相沿之內循而舉之  
有餘師矣今之視周禮猶周之視唐虞也世遠而莫稽義  
深而難竟一不當則弊隨之其所因其所損益當自宗父  
而得之矣乃有儒者之言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終不

足以治天下嗚呼此如鑿舟而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可得也

唐氏樞周禮因論

一卷

存

羅氏洪先周禮疑

一卷

存

王氏樵周官私錄

未見

王氏圻續定周禮全經集注

十四卷

存

黃虞稷曰因柯尚遷之書而重為更定凡五官所載有關於工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彙之為冬官以考工記二十一條附於冬官之後楊鶴許樂善錢龍錫為之序

圻自序曰冬官雜見五官之說所從來遠矣自臨川俞壽翁永嘉王次點倡之而吳公澄丘公葵何公喬新柯公尚遷各以已意考司空職事雜在他官者哀而歸之冬官似亦詳矣惜其更張太過決擇未精如改五物為五典并二世婦二環人為一目司士司祿實古夏官專職而移屬天官諸如此類十有三而司徒一官幾成缺典余為此懼復就諸家所去取重加訂正官序悉依注疏章句仍本聖經其五官所載斷斷乎有關邦土者四十有二則擷而彙

經義考 卷一百二十七  
之爲冬官上卷而考工記三十一條又皆造作營繕所係  
仍附於冬官之後列爲下卷庶幾可稱六典全書至於經  
文之下系以注釋則又全宗鄭賈而歷代諸儒論說各以  
類附不敢憑臆見而淆聖經也迨明設官分職多與周官  
脗合乃采瓊山丘氏所條奏者互見篇末俾後之用禮者  
得有所稽據而取則焉即孔子從周之遺意也弱水楊公  
奉命來按兩浙偶閱是編謂足以信今而傳後因屬有司  
付之剞劂氏不惟圻補葺微勞藉以表見而俞王丘何諸  
君子刪定之功亦不致湮沒無聞一何幸哉

何氏 廷矩禮意大全

三卷

未見

存羊錄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廷矩字時振番禺諸生陳公甫弟子二書皆本  
之周禮

李氏 如玉周禮會注

十五卷

存

黃虞稷曰如玉同安縣儒士嘉靖八年遣其子詣闕進書  
詔有司以禮獎之給冠帶

柯氏 尚遷周禮全經釋原

十四卷

內源流叙論一卷通論一卷



尚遷自序曰周禮晦蝕於戰國毀棄於秦漸出於漢惟存  
五官而補以考工記劉歆傳之杜子春訓之鄭衆鄭玄更  
相發明聖王之制復見於後世而卒不明不行者何哉其  
不明也簡札淆亂司空錯於他官未之分也封建鄉遂井  
田格於悖說未之正也其不行也心與政離既荒其原不  
明不行固其所也况於假而用者王莽誤而用之者安石  
乎漢唐之儒固有以爲戰國陰謀之書又有以漢儒附會  
之說則又均爲不明而果於非聖矣獨程朱大儒洞識聖  
心之淵微斷之以爲周公遺典而明道橫渠又決欲行之  
以復三代有志不就故微辭奧義未及論著君子惜焉夫  
冬官未嘗亡也何必購以千金又何爲補以考工記宋俞  
廷椿氏始謂冬官不亡散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伸其  
說永嘉王氏臨川吳氏清源丘氏椒丘何氏咸宗之各於  
五官之中襍取諸職以補冬官人持所見各自爲編則周  
禮雖存紛紜舛錯幾不可讀矣今觀遂人以下地官之半  
實冬官也不知何人次於掌節之後而大司空之職舉而  
雜於大司徒之中遂起千古不決之疑燕乃戰國諸侯之  
所亂乎遷不自度乃分遂人以下爲冬官而証其序官之  
同乎六十取地官土地之事爲大司空之職則冬官復矣  
又以鄉遂大夫以下皆燕府史胥徒而知其在民之官大  
端既明則封建井田與夫賢能征稅之屬俱可類見矣乃  
敢集諸儒之訓以釋之發鄙見以原之庶幾聖人作經以  
開萬世太平者爲不亡矣哉嘉靖乙巳二月 又曰周禮

是周公之遺典也古今相傳漢本猶在不敢移易至臨川  
俞廷椿氏以爲冬官未嘗亡實雜出於五官之中於是取  
四十九官以補冬官之闕又分大司徒之半以爲大司空  
之職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禮  
訂義以補俞氏之遺至元泰定間清源丘吉甫又以序官  
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於大司  
徒補孟子五典於十二教之上并去序官之文始以遂人  
入司空至本朝椒丘何氏又復序官於諸職之前以大司  
樂爲司徒之教而司勳司士太史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  
事皆入冬官則略倣我朝制度矣至於近時有周禮剔僞  
之作又於諸職之文逐句刪合分別真僞奪彼與此矣夫  
周禮聖王經世大典諸職之文諸官之序親出於周公之  
所裁定豈容一毫移易哉一壞於諸侯害已之惡遂合冬  
官於地官使大典淆闕幸而漢儒傳習尚存古本也至宋  
余氏再亂矣王丘吳何雖各自爲書然諸職之文則未嘗  
更也至於剔僞圖釋之書則逐句逐字皆可去取更易矣  
是今之周禮雖存不過古人之事料隨人意見皆可爲書  
也豈先王經世之典哉愚研精覃思爲日既久似有得其  
要領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洗千年之晦蝕決諸儒之壅  
塞是故復遂人以下爲冬官而六典備攷鄉遂以下爲鄉  
官而位職明發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而封建定推師保  
諫救之教而學校舉表宰夫鄉師遂師肆師士師以下爲  
六十屬而三百六十之數定取司馬法以明井牧之制簡  
稽之法而軍制復辦九功非九職之稅而賦斂之法明以

九比爲九等之稽上中下地有三類而授田征役之施舍  
審至於辨天地分合祀之非以明郊社禘嘗之義則質之  
胡氏之論推司樂三宮之制爲古雲門大韶之樂則聞之  
師說此皆周禮之大綱周公之精意所在後世所未明者  
敢竭鄙見作原以發明之其他先儒之論有可采如葉氏  
丘氏李氏鄭氏之類能推明大義者俱書於所釋之後與  
鄙原相錯非敢繁也俾聖經之大旨敷暢闡明焉爾嘉靖  
丙午

陸元輔曰晉安柯尚遷撰周禮全經釋原前列序二篇源  
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  
七條及先儒姓氏考天官二卷地官二卷春官三卷夏官  
秋官共三卷冬官一卷末附周禮通論周禮通令續論各

一卷

黃虞稷曰尚遷字喬可長樂陽石山人

金氏瑤周禮述注

六卷

存

瑤自序曰周禮周之禮乎曰非也因於殷殷之禮乎曰非  
也因於夏然則夏之禮矣曰虞之伯夷已典禮夷之禮又  
必有所因求其端其天之所秩而性有之乎人之初生也  
蠢蠢蠕蠕若不見所謂禮者而禮之全體大用已含於中  
蓋生不能無性性不能無情情不能無親疎厚薄貴賤而  
禮從生焉其既也文生焉又其既也文盛焉卒至於三百  
三千而猶莫可已是皆情之發有不容已者如是說者謂

周尚文非也周焉能尚之也質敝而文興欲不尚之不可得也今觀之周禮上自王后公孤大夫士而下及衆庶莫非人也而莫不有禮也大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喪紀田役燕射獻貢頰聘小而交際辭令送迎進止揖讓登降授受拜答問對莫非事也而莫不有禮也近而宮寢殿庭國中四郊都鄙遠而六服又遠而四裔莫非王家所治地也而莫不有禮也廣大如天地而無所不包周匝如泰和元氣流行而無微不被縱橫曲折不相參涉如春夏秋冬錯行而各有所歸明著易簡如日月之懸象造化之顯設而人皆可知可從大綱正於上萬目舉於下如乾坤定位而山川人物鳥獸草木各適其性各足其分而莫知爲之者浩乎其無畔岼茫乎其無端緒混乎其無膠漏而究其所歸不外乎立極一言而五典之教乃爲之本其他若設官職叙禮治兵明刑興事攘攘籍籍雜然而有事者皆所以經綸其間以翼其至者也當是時也君臣上下合爲一心王畿列國聯爲一體中國要荒混爲一家古人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猗與盛哉猗與盛哉此孔子所以有郁郁乎文之嘆而夢寐見焉卒不得一小試有遺恨也予蚤歲爲博士弟子嘗剽五經之文以資進取而不說於禮記又求之儀禮亦然於是索周禮誦之見其首維王建國數句六官不易聳然異之曰大聖人之制作固如是其有本乎及省其中之所列則見其官有定職事有定制不襲於古而亦不悖於古不徇於時而亦不逆於時不溺乎情而亦不拂乎情復掩卷嘆曰至哉文乎體備文周義正辭嚴

非其胸中蘊有天下古今之度者曷足以及此亟欲叩其門而入而阻於舉業未能也晚在林下時與諸子姓譚禮事慨然復有志焉檢之舊笥僅得漢鄭氏元吳氏明何氏三疏而二疏大抵襲鄭遂沿鄭疏求之日復一日漸覺有見與鄭別者因念曰是不可以不存乃隨其所見日紀之積十有三載遂成此編嗟夫周禮周公爲周之書也雖封建郡縣井田稅畝古今不同而大經大法千古一日周禮不列於學官何也漢人之附會累之也夫附會而爲文正猶剪裁而爲花質與色雖肖而生理必別周禮之文流自心胸隨物而賦濃淡繁簡渾然天成附會之句悉出模竊不乘於體則乘於義不乘於義則乘於情不乘於情則乘於辭予雖非作者然而揣摩之久紬繹之深遂覺此禮若自己出而外有所附真如贅疣一經吾目便可指摘如之何可以亂周禮方今聖天子在上以禮治天下天下方翹首盛周之治瑤不揣僭以是編請正於君子倘因是而得使此禮煥然復明於世則豈惟吾道之幸而於國家之治亦未必無小補云

黃虞稷曰瑤字德溫休寧人嘉靖中選貢生官廣西衛經歷

王氏應雷周禮傳

十卷

存

應雷自序曰天地之道貞觀焉而變易者五行之氣也日月之道貞明焉而往來者所乘之機也帝王之道貞一焉

而損益者所值之時也故五帝不同禮三王不相沿樂而其所以貞夫一者則萬古如一日蓋世有升降治法不與推移也周公之時何時也當殷之末造成之多難其憂患也深其防慮也周監於二代爰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六官共聞其政六職修而天下太和萬物咸若今其綱條具在其人存則其政舉矣至其物必有則事必有司其作止有時其措置有所君臣上下之交泰男女內外之交際禮之叙樂之和郁郁乎文前作者莫之先後作者莫之繼時焉而已後之學禮者我惑焉誦其文不究其用泥其名不揆諸道類以當世之弊政而釋先王之良法知其分不知其合見其異不見其同乃欲析其合同而化理者分隸以補冬官之缺紛紛臆見人自爲書至於鹵莽求之不得其義妄生詆毀竊其糟粕用濟其私卒歸廢弛皆是書之罪人也應雷既玩習有年不質之注而質之經久之若有所會通者敬爲傳話先王制作幸而未墜者有是經在庶乎治有根柢得以取衷不失之太遠云爾嗚呼三百六十屬洋洋乎廣大而精密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意不用其名變而通之以盡利非英君碩輔孰能與於此董子有言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百世可知矣乃若天王后世子廟朝宮衛之失君臣同體宇宙一家之情養民治兵敷教治賢之方百職各正六官聯事之法密於理財而以義爲利詳於會考而謹終如始五常並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是則與天地共爲貞觀日月共爲貞明者也徵古驗今推舊爲新愚所傳者不在茲乎

楊豫孫曰明齋王先生受業於魏恭簡公尤嗜周禮乃以其暇作傳壬子秋先生攜其書訪余神鼉山中遂獲縱觀因以考互諸家之注疏其同異大較相半蓋先生未嘗泥注疏也其最要者六官之相資四民之相轄冬官之不補考工之不錄及不會國服諸篇宛然覩聖人與其臣民之心相爲融液而非有所拘至於六飲九穀屋粟夫征之類爲時所急者皆能以百姓之欲破先儒之爭蓋先生之學得禮之本劉鄭之所不能傳者惟缺此耳嗟乎禮之不虛行也久矣周禮雖在孰得而用之哉今先生汲汲講求皆可運掌於旦暮者亦以聖人雖往而其心猶可見也

羅洪先曰崑山王君明齋病周禮舊注未盡聖人之旨乃更覃研累十數寒暑凡爲言三十餘萬其間原制度之由起究利害之所歸因顯而遂探其微即細而并釋其大推五官離合之故黜諸家脫誤之疑以爲百世繼周而治者必出於此雖嘗稱舉師說而要其是非一斷以巳甲寅秋挾冊南遊俾予訂正予遭多故不暇而君亦播遷戊午夏避暑蓮洞始獲卒業見其言如盤根膠枝附麗宛轉鑱鏤刻繡色理敷紛即今白虎諸儒肆其巧辨固莫能煽搖於中而凌駕其上也予媿固僻時出詰難互有異同或言出旋爲更易或持竟日不解凡三月而後忘言夫以王君十數寒暑之勤而予以三月之勤欲有異同宜在所不屑也其能有所訂正哉然欲求聖人之旨者即君所言固已近矣

黃虞稷曰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師事魏校善釋經翼傳者

冬官補義天王會通學周禮法治地事宜握機經傳非周禮辨經傳正誤其目有七應電又著五經繹佚不傳

周禮圖說

二卷

存

應電自序曰古稱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也舊嘗有周禮圖矣如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則類爲大方隔而溝洫仍不分然則奚以圖爲哉作者不自知其非而觀者亦莫詰其弊皆不考經文之過也予因於經旨中言所不能盡者述之如左理原於天文位圖道行於地里職方統紀於六官分合立極於都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問井伍兩以固邦本封土制祿以貴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車旂討罪有軍旅田役復系之以說使治是經者一覽而知夫言外之意嗚呼昔人所載予多不錄也今日所載皆皆未有也觀者幸或補其未備云

學周禮法

一卷

存

非周禮辨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非周禮者若林孝存何休輩不下數家指摘



瑕釁無如胡仁仲辨析精微無如季明德移易周禮者若  
吳幼清俞壽翁王次點輩亦不下數家叅互演繹集成後  
出莫如舒國裳以愚觀之胡氏謂太宰六十屬無一官完  
善其說淺陋未見有的然不可破才高之人乍見不領略  
遂置不復思任意剖決雖欲自絕於經何損哉舒氏作序  
辨圖釋別偽繼之定本夫聖人之書本明也而人自不明  
各以其意見爲之更定初若快意似乎可觀回視作者精  
義其謬何啻千里季氏大旨惟執孟子一書以爲權度然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使之當路則其施爲必不泥周家之  
舊章况周禮行乎王國而非侯國之所通行其籍藏於六  
官孟子未嘗適周固不得而見其行於侯國者諸侯惡其  
害已而去其籍齊之姜移而爲田晉之姬移而爲魏舊法  
豈有存者哉愚既取三家之說爲之辨釋因述所以差失  
之故冠於篇章覽者自不知所擇云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終

弟子吳縣呂戩穀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 九

馮氏時可周禮別說

一卷

存

施氏天麟周禮通義

二卷

存

陸嘉淑曰青陽人字振庵隆慶辛未進士

黃虞稷曰崇禎乙亥刊行王錫衮序之

徐氏即登周禮說

十四卷

存

即登自序曰周禮一書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何儒者之疑信叅焉無論宇文周新莽王安石竊附之而未効即如議建都於洛誥疑列爵於周官詆理財於太宰或謂其略於大而詳於細或謂其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略於人主之身往往疑其非聖人之書此蓋外涉其藩而未入其局其不知無惑已昔楊子以衆言之淆亂折諸聖而曰在則人亡則書今周公在矣周禮之書固在也冠各官之篇首不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乎是故教禮政刑事六典分之爲各職治之法也合之爲民極治之本也極也者詩所云四方之極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此自堯舜執中以來聖聖相承以治天下而周公用之輔相成王以致太平是書也其公已試之成法耶若謂出於漢儒之附會豈惟非劉歆所能恐董賈亦莫之能也愚故斷周禮爲聖人之書不必考其六典之詳而惟於爲民極之一言決之也予之說非能有加於訓詁之舊而推信其爲周公之書則據茲經文斷自己見而不敢徇諸儒疑似之論也後之欲損益周禮以復古治者其尚考信於斯

郝氏敬周禮完解

十二卷

存

馬氏應龍考定古本周禮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應龍字伯先安丘人萬曆壬辰進士官禮部主事

周氏京周禮句解

未見

黃虞稷曰沂州人萬曆癸丑進士

陳氏林周禮文物大全圖

未見

郭氏良翰周禮古本訂注

六卷

存

良翰自序曰余既輯周禮古本注成作而嘆曰六經何不幸亡於秦也而周禮獨不以秦而亡也不用亡用亦亡周禮之不幸也六官秦亡其一耳自漢李氏上之河間河間補以考工考工記出而冬官亡矣其後俞廷椿王次點丘葵吳澄何喬新五家或謂冬官錯簡於五官取其類冬官者以爲冬官而五官亡矣又謂五官互有錯簡并取五官之肖五官者以參伍於五官而六官俱亡矣總之五官不離古文者近是或曰然則考工記在所必削乎曰節取其辭冬官無庸贅五官無加損也吾之論周禮止於此爰以弁周禮古本

陸元輔曰萬曆間蒲中郭良翰道憲輯其發凡云周禮自

漢唐注疏至今無慮數十家顧五官補本椒丘何氏最後而紛割爲尤甚只爲缺少冬官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缺何必強臆以亂成經乎

孫氏攀古周禮釋評

六卷

存

梅鼎祚曰孫先生攀士龍獲周禮古本成釋評大校釋以訓經惟善則擇評以證故有疑則闕要以整齊異同攷見得失成一家之言其用心良苦先生少遊鄉校聲著甚於載籍靡所不博然竟窮厄以老屈申公被徵之年卿大夫未有論薦者可歎也

攀自序曰蓋先王制治之法莫備於周其書則周禮也六典建官倫要章矣中若九夫經野則黃帝之井牧九畿分國則禹貢之弼服五刑麗民則虞舜之象刑大而天地幽而鬼神遠而要荒微而昆蟲艸木無不爲之經畫即焚鞠沈樺之屬亦不廢焉厄經秦火周官五篇得之煨燼之餘失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補之臨川俞壽翁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之中永嘉王次點因之清源丘吉甫臨川吳幼清又因之國朝盱江何司寇復加易置雖若於六官無缺而非聖經之初矣晉安柯氏又以地官遂人以下屬於冬官黜秋官著簇氏剪氏赤芟氏蠲氏壺涿氏庭氏大官於考工記而考工記不入其書然鄉屬司徒而遂屬司空抑又諱矣考工記特以記語而諸君子不附於經則輪輿陶冶弓車廬梓諸人果可廢耶夫周禮者鄭康成謂

周公致太平之跡唐太宗以為真聖人作則無論冬官之  
逸與否而周公之心法可觀矣王介甫誤用以基宋禍胡  
氏父子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豈非過歟曩世宗皇帝  
嘗允輔臣之請命天下棘闈策士用周禮一道獨不可欽  
遵德意而究心矣乎宋朱周翰氏依鄭本為句解猶有未  
備竊自忘固陋徧閱諸家黜者逆之還納者送之返釋而  
評之便考鏡爾即未能備一變於周鼎而愚者千慮或有  
諒焉

應氏廷育周禮輯說

未見

袁氏表周禮直解

未見

王氏志長周禮注疏刪翼

三十卷

存

黃虞稷曰志長字平仲崑山人其書刪節注疏之繁而附  
以後儒之論以備聖經羽翼

葉培恕序畧曰周公相孺子王爰輯周禮蔚然備一代之  
觀所以顯文謨承武烈者在於是蓋用人理財之權宮府  
教養禮樂兵農生殺之柄如身使臂臂使指百執事上之  
六官六官上之宰相宰相上之至尊誰有不釐之弊不播  
之利哉第補亡復古補遺攷注諸家雖有弋獲終等說鈴  
鹿城王平仲先生有周禮刪翼一編竊慕乎公之相孺子  
王也昔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秋以輔之裨左丘

明布凡例而藏諸讀春秋者謂周公之禮在是則周禮一書誠今日救時之策矣

志長自序曰古先哲王治天下之規模莫備於周之六官今試考之太宰總掌六典其所治不出邦國官府萬民天爲萬民而作之君君爲萬民而設之六官然則民事之外無王事矣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爲富以民之強爲強民或一不帥教而屏於鄉不啻已之探湯焉推而敬天亦敬其能生萬民爾敬群臣亦敬其能安萬民爾三代之所重無有過於民者矣六官之書不免纖屑然苟得其重民之意以求之則用意精而操術簡全經固可以一言蔽也自

經學失傳古聖王之意漫滅於語言文字之中於是後有讀亂之譏甚至題以僞妄而棄之縱習其文詞不過披拾齷齪以增華借潤而已矣又烏能探精意於千載之上舉而措之躋斯民於成周太和間哉或曰古之人操此以禍天下者多矣夫新莽之禍於漢也金陵之禍於宋也悖其旨也岐伯俞拊之書後世恒挾之以殺久而謂岐伯俞拊乃古之雄於殺人者豈可哉故曰治術之卑則經術之謬也予自甲戌廢歸讀是編凡再錄鄭賈之文刪之又旁及後儒諸書苟足發明重民之微意者必綴於後非是勿取也邑侯葉公見而稱善書成相釐正之遂授之梓

孫氏元化周禮類編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明巡撫都御史嘉定孫元化初陽撰分類使人

易覽周家三百禮儀粲然在目今抄本存余家

張氏睿卿周禮約注

二卷

未見

陳氏仁錫周禮句解

六卷

存

仁錫自序曰粵湖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蓋千八百國會孟津者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爲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周亡禮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出於文景之代文帝召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於秘府諸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授理秘書始著於錄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焉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昉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剗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柯氏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吳興訓雋之舊余乃句爲之解自外屬隸本屬書舊隸某官自本屬作外屬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下各書某出而古本瞭然宜復

張氏采周禮合解

十八卷



存

采序曰周禮廢興賈氏序之詳矣其後陳俞諸家取大司徒之半復盡取司徒以補冬官夫冬官即非考工可塞然使襞裂五官以示完備何啻斷鴻頸剝琴紋貽議有識故有謂冬官不亡散見五官者其說爲傳疑然使冬官既亡守茲闕文亦可無愧鄭杜而今制不列學官科舉之士無屬悠悠漫漫未得專說余擬合鄭注賈疏嚴定取舍其後儒撰述雖意見紛紜亦豈盡無裨益則以次輯綴彙爲全編而歲月因仍忽復不果所以然者從來用周禮亂天下無過王安石彼嘗注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詆經義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而楊中立先生亦有周禮辨疑一卷以攻安石此二書邪正治否判若蒼素得此以供

採錄則紫陽先生所謂周禮廣大精密不可遂云無與心性事也乃家乏藏書此二書杳無從索借則又恥爲經生章句聊爾姑置適賈人以友人所纂周禮注疏相示余既卒業而嘆曰嗟夫周禮爲諸儒襞裂幾令人不及見古本節目今是書也行康成之學將還舊觀且其於諸儒移置者仍爲標指以著訛謬則益令正經顯白但於漢唐注疏外有參考衆家釐益整散者則不得直名注疏因題曰周禮合解亟勸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所繇曰然則冬官其遂亡乎曰賈氏引秦禁挾書而其政酷烈與周官反疾惡特甚欲滅絕之故周官最後出余以爲冬官之亡又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理畝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沒蓋戰國時

固不可詰况於漢武之世又况於今日乎故余謂闕冬官以安古本猶之春秋紀夏五無怪也

孫氏承澤周禮舉要

二卷

存

郎氏兆玉注釋古周禮

六卷

存

兆玉自序曰周禮者猶唐之有貞觀顯慶禮也未見諸行事而豫擬為他日之用雖一時經制實萬禩典衡故其書直可補五經為六也不善用者蹶天下事又烏足為周公病哉今日者學尚浮誇設臯比握鉛槧者一切典禮率等於疣贅莫之推考余腐心久之乃廣稽往牒博摭群說命兒子糾譌釐舛以校殺青而周官威儀翼之星日庶黷亂陰謀之謗無從置喙矣

沈氏羽明周禮彙編

六卷

存

錢氏觀周禮說

一卷

存

周禮答疑

三卷

存

歆自序曰周禮出最後復藏秘府哀帝時劉歆始著於錄  
畧而諸儒並出共排自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其末世瀆亂  
不經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  
之書或又謂之出於劉歆附益以佐王莽歆學奇字於楊  
雄故字多誕而宋之儒者並為駁難成一家之論學者聽  
於其辯流於說而亂於辭幾不能自還以從實矣禮者聖  
人之作也非世俗之所行也宜於古者蓋於今近於禮者  
遠於俗以數千載之下而論明於數千載之上固已難矣  
仲尼之作春秋也夏五郭公甲戌己丑之屬傳者以為闕  
文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或以為無其義而有其辭因以  
為非聖人之作奚可哉故著數家之畧以申難凡所疑者  
統而答焉

吳氏任臣周禮大

六卷

未見

吳氏治周禮彙斷

五卷

存

治自序曰班固藝文志周官六篇則河間獻王所上五官  
而附以考工記也可知五官為全經非有闕也或曰冬官  
有闕此周公未成之書也余為之俯仰虞周歷稽行事知  
司空有官而無職自昔已然溯大禹相舜猶繫司空召康  
公以太保而營洛矣仲山甫以冢宰而城齊矣召穆公平  
淮亦命營謝矣皇國父以太宰為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

以行朴矣凡春秋築城作邑無慮數千在能者爲之未有  
專屬於司空者也則周禮六官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  
其一職以待用耳且命官而謂之冬冬藏也董仲舒亦云  
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  
司空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冬官闕而不補何害晚宋  
俞廷椿作復古編謂冬官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  
者補入冬官又五官內剔其不類者各從其類夫周官列  
職其精神脉絡環流於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自俞  
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校之大非周公之舊矣  
其後王次點丘葵吳澄最後何喬新相繼而損益之以補  
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所見各異其指於是有臨  
川之書有永嘉之書清源之書崇仁之書叔丘之書嗚呼  
世遠文湮即有懸疑闕焉可耳形名不相中者作私論以  
駁辨之可耳顧乃視爲艸彙人肆其筆舞智而紛裂之何  
哉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  
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言之曰此其大略蓋慎  
之也況今去周二千五百餘年豈能有以信其必然哉吾  
是以見古本之不可不存也

繆泳曰吳瑋字道輿嘉興縣學生其書藏於家未刊行  
萬氏斯大周官辨非

二卷

存

陸元輔曰四明諸生萬斯大克宗著崇禎丙子舉人萬泰  
履安之第六子也從學於黃黎洲究心經學以周官爲非

周公之書舉其可疑者辨駁之凡五十五則或舉吳氏之說或獨抒己見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黎州極稱許之以為不意晚年見此奇特

黃宗羲曰克宗生逢喪亂不為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注之失所為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於火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終

弟子嘉興馮 鏜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十

黃氏 度周禮五官說

宋志五卷

存

葉適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并列於遠眾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

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夫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疊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議論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與之曰山陰黃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

張萱曰宋紹熙間新昌黃文叔度著始述五官而爲之說與孔孟以理貫事者相發明又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宋沿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又與永嘉陳君舉周禮說相出入葉適序之

曹氏津周禮五官集傳

五卷

存

嘉善縣志津字元會歲貢生官南安府儒學教授周禮集傳五卷闕考工記不解

史氏浩周禮天地二官講義

宋志十四卷

闕

中興藝文志孝宗為建王史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王與之曰四明史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

王應麟曰周官講義十四卷史浩為建王府直講時撰止於地官司關

按史衛王講義一十四卷自家宰至司關而止余所抄者文淵閣殘本係宋時雕板第存七八九三卷而已天官闕司書以前地官司徒亦闕其半小司徒之後皆無之此非完書度儲藏者寡不審海內尚有別本否也

魏氏抄周禮天官述草傳

六卷

存

周氏必大周禮庖人講義

一篇

存

按益公於經筵進講載承明橐

曹氏叔遠周禮地官講義

佚

王與之曰永嘉曹叔遠字噐遠有地官遂人至豪人講義  
王氏廷相周禮九

一篇

存

江氏與山周禮秋官講義

宋志一卷

佚

尹氏躬冬官解

佚

王氏應電冬官補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治  
所由以成故命名曰冬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夫共工者誠  
冬官之事但其一屬爾故取之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  
冬官則不可自宋以來乃以五官之事聯職於司空者歸  
之以為冬官未嘗亡也不知周禮之治每事六官皆與蓋  
自王身王宮王朝王畿四海以及於日比蟲艸木六官皆有  
其責非若後世之設官截然各為一事也不得此意遂用  
其疑似以相歸併此說一興人各自以其意見而更定之  
豈復得為周公之周禮哉愚謂周公設官皆取法於天五  
官歷歷可考此見聖人之制作後天而奉天時建諸天地  
而不悖也故以天象之有關於冬官者而參互之即炳然  
不磨其於各職見於經傳者亦昭然可考謹述之如左補



其義則前人是非不辨自明闕其文以道續經之罪損益而折衷之姑俟後之君子

冬官考工記

一篇

存

鄭康成曰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耳

南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曰是蝌蚪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賈公彥曰周衰諸侯惡典籍之害已皆滅去之司空篇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一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遭秦滅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

張舜民曰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爲周公之文然乎亦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

鄭鏗曰司空之職用是以考百工之事其篇亡其記存漢儒劉歆校理秘書得之以備司空之闕

易祓曰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旒旒非大司馬司常中車之制眡周典大不類

又曰三十工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惟畫績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輿人輪人之類則以人名之謂工以巧爲能不必責之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以

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爲貴也然攻木  
無稱氏者攻金埴埴無稱人者蓋制木必以巧而金土貴  
乎世習寧非記者深得先王之意乎

林希逸曰周禮六官闕其一河閭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  
工之文自與五官不同予嘗以此爲造物之巧畢竟五官  
文字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足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  
或曰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此攻木之工七  
也築氏冶氏鳧氏臬氏段氏桃氏此攻金之工六也函人  
鮑人鞞人韋氏裘氏此攻皮之工五也畫人績人鍾氏筐  
人犧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櫛人雕人矢人磬氏此刮  
摩之工五也陶人旋人此埴埴之工二也以上共三十一  
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皮司裘地官則有鼓人屨人  
掌節州人角人羽人掌染艸春官則有典瑞典同磬師鐘  
師罇師中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射人司甲司兵司戈盾  
司弓矢繕人橐人服不氏射氏鳥秋官則有職金柞氏庭氏  
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官之屬六十未嘗亡也此說亦佳  
但以文論則考工自是考工周禮自是周禮 又曰周禮  
六官其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  
似造物之意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此經之妙也其文簡當  
非漢文字之比漢人以金帛募書多有僞作如此等文字  
非後世鉛槧書生所及 又曰考工記不特爲周制也盡  
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  
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矣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  
裘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

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梓廬匠車  
弓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績二官而止曰畫績  
之事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  
自別即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爲某爲某可知也况一官非  
止爲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  
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  
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爲  
之屬也然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  
三公坐而論道則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  
也士大夫作而行之則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  
以同也先王之時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  
器用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冬官乎

趙溥曰先王建官始於天官掌邦治至冬官而經理之事  
終矣名官以冬此其旨也工百工也考察也以其精巧工  
於制器故謂之工以其所制之器從而察其善不善故謂  
之考小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則冬官之事不止  
於制器記者止謂之考工何也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  
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  
備大數爾然秦火之後司空居四民時地利之事亡矣先  
儒據所聞者記之而已余觀所記如營國爲溝洫等事尚  
有居四民時地利之遺意但不若制器之爲詳豈非當時  
諸儒於先王制器之法聞之頗悉故記之特備歟至於有  
一二可疑者意其古制不可悉聞則間自爲說以補其亡

爾苟於理未大戾當尊經可也

王與之曰冬官亡漢儒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亡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攷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夫考工記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非深於道者莫能之夫論百工之事不止於工上立說

而本於王公士大夫則知工雖末伎非王公發明乎是理士大夫推而行之其藝固不能以自成下而及於商旅農婦則知工雖有巧非商旅之貿遷貨農功之飭力地財婦工之化治絲麻其材於何而取給也創此者有知述此者有巧業則傳於世守功則歸於聖人工何嘗獨立於天地間能使器利用便惟此等議論近古足以發明聖經之祕此所以取而為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尚輿奚及於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旗旒非司馬司常中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甚多槩以為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

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  
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  
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  
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  
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  
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  
葉時曰六經更秦火缺裂而不全者多矣書云四十三篇  
周雅七六篇魯雅七六篇不獨周禮爲然夫秦人之心何  
心哉已則不行先王之道而恐天下後世之人執經以議  
已故取聖經而置之烈焰使後世不及見全書安得不迫  
俛於秦火之酷雖然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爲秦人之罪而  
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蓋自王道既衰霸

圖迭起入春秋以來周公之禮雖不盡用而猶可盡傳周  
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汚吏將欲肆其  
所爲以求遂其所欲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故至孟子之時  
井田之問爵祿之問孟子已不得其詳戰國諸侯之酷蓋  
已先秦火矣漢室龍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稍間出周禮六  
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得之不  
啻如獲圭璧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獻王之意厚矣然  
全書竟不可致獻王悵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謂可以  
備周官之缺不知以考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拾賤醫之方  
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案之適足爲病五官尚存武帝且以  
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武帝之忽略聖經未必不自考  
工記一篇啓之也嗟夫書亡而張伯僞書作詩亡而束皙

補詩作適資識者一捧腹耳曾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耳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况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慌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鞞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皮掌裘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夫抵獻王之補亡也漢儒之習未脫也樂記一篇欲以備樂書之闕考工記一篇欲以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然而周禮廢興有不係是昔者仲孫湫來省魯難退而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非能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能盡用苟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立國周禮六官雖缺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講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而况冬官之書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亡也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考也書之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覆也觀此則司空職雖亡而未嘗亡考工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爲不必補則區區百工之事亦不必問也

黃震曰考工記本尚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說而名冬官鄭注云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弗得先儒據所

聞記之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爲  
亡也考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  
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屬六十有  
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  
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愚按周禮出於  
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  
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目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  
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  
因晚出故爲錯脫以示其爲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  
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朱申曰冬官不名司空而名考工記者蓋漢儒名之也

丘濬曰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二補冬  
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編謂司  
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  
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  
中丘葵又參訂俞王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  
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  
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  
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  
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  
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然自隋唐以來立  
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良便後  
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  
也此丘氏之說則是以冬官斷乎其未嘗缺而所缺者特

四十字及兩條耳今聖明在上宐申命禮官補其四十字之缺暨俞王諸儒所摘擬者而并綴考工記於末以無失漢儒搜補之初意詎非完然六典全書哉

李黼曰篇中三十工實古冬官司空之遺文但篇首八節爲記者之序後人之所作也

陳深曰考工記其殆邃古之書而周人輯之者與百籍皆有僞獨此書以伎故傲然於秦焰之間後之儒者亦鄙以伎非劉氏之補則天下亦以伎而棄之矣劉氏之功亦偉也

郝敬曰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以記也世儒不疑儀禮之記爲添補何獨於周禮疑之

焦竑曰考工記作於先秦紀古百工之事漢人以補周禮冬官之闕不知周禮乃周公未成之書冬官之闕安可以考工記補之而取綴錦之誦也

錢坫曰周官禮而外尚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要亦周家一代之典也若曲禮儀禮明堂陰陽諸記不知作者獨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傳是周公所作今所存止穰苴雜亂之文五篇而已其詳不可復覩以愚論之周官禮特舉大綱未分節目故治官之外別爲周政六篇宗伯之外別爲儀禮曲禮諸篇夏官之外別爲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司寇之外別爲周法九篇是皆禮經之外分流疏節者也然則考工記者當亦冬官之外別具一書詳其條目以遺後人者也 又曰考工之屬皆稱人百工之執藝者也猶天官之酒漿籩簋司徒之胥賈鄰肆宗伯之瞽矇眡瞭司馬



之方相圍師秋官之蠻閩夷貉皆非以爵稱也

按考工記漢以補冬官之闕然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為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中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齒工顧可克司空之掌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橐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凍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內者考工者也函鮑鞞韋裘者工也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刮磨攻木以為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弓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一工鄭氏以為司空之官非矣臨川王介甫新昌黃文叔均置考工不解而俞氏丘氏何氏舒氏柯氏金氏眾說紛綸各以已見移易菴有以考工記附於經者然如輪輿桃冶弓車廬梓諸人其可廢耶

杜氏牧考工記註

二卷

存

陳氏祥道考工解

未見

王與之曰天台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氏亦之考工記解

一卷

周禮

未見

劉克莊曰網山先生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艾軒先生之高弟其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

王氏炎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葉氏皆考工記辨疑

一卷

佚

赤城志寧國縣主簿臨海葉皆孟我撰

林氏希逸虞齋考工記解

三卷

存

林兆珂曰林氏考工記有圖蓋宗三禮圖而祖漢儒鄭康

成輩非無據也

趙氏溥蘭江考工記解

未見

王與之曰金華趙溥有蘭江考工記解

鄭氏宗顏考工記注

一卷

佚

按萬曆重編內閣書目有之葉氏棗竹堂作周禮講義合王荊公講義共一卷

陳氏深考工記句詁

經義考周禮

卷一百二十一

七

一卷

存

徐氏應曾考工記標義

二卷

未見

林氏兆珂考工記述注

二卷 圖一卷

存

兆珂自序曰考工記一書諸家論者不一其曰非周禮戰國間為之者此定論也予反覆其書變化縱橫犁然策士口吻而制又時兼邃古則不可為姬氏書明矣豈好事者博摭羣籍而排繯之與要之周家一代制度典籍既多淪亡而考古者猶得察器於書稍窺作者之天巧是書之力也即如以文而論故是不可磨滅者吳氏槩以漢儒附會擬削之過矣予山居多暇廼取漢唐注疏參以訓故諸家繆為纂輯間有古義難通不敢憑臆見以亂真命曰述注竊謂賢於博奕云爾

焦氏竑考工記解

二卷

存

張氏鼎思考工記補圖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考工記輯注

經義考 周禮

卷一百二十九

七

二卷

存

陸元輔曰與郊字寧字海寧人萬曆甲戌進士官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庫館

與郊合檀弓輯注序曰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弓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槩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而以儷檀弓過矣且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辭奧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綴傳注著於篇俾初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議論窺制作於成周嗚呼盛哉

周氏夢暘考工記評

一卷

未見

郭正域序曰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周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興焉其人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其技則爲車爲量爲鐘爲鼓爲圭爲侯爲弓爲矢爲筍爲簾爲營國爲溝洫記之所爲工也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前民用以彰軌物至於工執藝事以諫則規萬之中尚有典型人主豈敢厭縱其耳目以爲邪心比於末世木鷲王虎雲梯威斗大鐘刑鼎瓊弁金掌寶

山銀海楮葉綵花爲奇爲衰恣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爲戒也蓋觀考工而古今之大較可見矣夫以記而參五官制事而記制物記果勿類矣乎然讀記之文而周之五輅六玉彤弓盧矢豆區釜鍾良工哲匠巧心藝術如幾見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於五材無當若是乎冬官不亡而記自贅疣矣夫先王馭吏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唐虞惟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存若亡必以其屬六十而不宜有羨修冬官而亂五官我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籍之亡久矣寧獨周官我猶以五官幸存猶當有如記記之者以暢其疏節發揮事業揚詡治平而奈何更非議之於其幾希之存者而輕廢也今土裂而出甌甌泉湧而見鼎鼐博古之士目瞬心驚視如神運鬼工莫可彷彿由此而譚周漢而上工絕技而文絕調記之所考我能徵之冬官矣夫記者當自獨行於世而於五官之真贗無論也我楚周啓明氏爲郎工部藻記文而授之梓夫所謂在官而言官者乎郎多才能文章有水部考行於世則冬官之政舉矣

林兆珂曰襄陽周啓明氏本依謝疊山批點檀弓旁用小圈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以便童子誦習

徐氏昭慶考工記通

二卷

存

昭慶自述曰是注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參之鄭康成下而合之周啓明孫士龍諸家謬成是帙其間晦者求明

略者求詳未安者求之以正訂注頗殷惟欲取便初學故  
自忘固陋耳

陳氏仁錫考工記句解

一卷

存

張氏睿卿考工記備考

一卷

存

吳氏治考工記集說

一卷

存

治白序曰周禮五官詳已獨於司空有闕漢興購以千金  
不得於是河間獻王痛王制之不傳求考工記以足之亦  
曰冬官不可必得姑勿闕焉可也然此記既不同周禮體  
例於設官本意又無與而強取以備會可乎但是三工  
不知筆於何人又不知作於何日反覆繹之築氏之爲削  
鳧氏之爲鍾桌氏之爲量鍾氏之爲染羽其事不同於今  
也古制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未闢車制  
傳而舟制不傳古俗也廬何以戈秘宣何以爲人頭也古  
語也以柯量車以庇量耒古度也即傳稱密須之鼓闕鞞  
之甲兌戈和弓猶中古物耳豈若臯陶慌鞞之制乎故考  
工記遠矣辭薄夏書銘埒商頌文采則虞典之繪繡尺度  
則禹貢之章裁字奇而法詞富而鏗其爲遠古之書無疑  
後之作著遼乎其不相及矣故此考工記隸於周官可不

隸於周官可無所加損焉而其書之得以不亡者劉氏力也其注解之悉則王鄭之功居多治於周禮一書手之不置口之不倦數十年於茲矣孔子嘆闕文之難而譏自用之失五家補本斷不可從以非聖人之書也治爰復正五官古本不沒其舊仍以考工記附後有所晦或通而釋之有所見或表而斷之庶後之君子瞭然心目間不無少助萬一云爾

錢氏歟冬官補亡

三卷

存

歟自序曰儒者言考工不足補冬官之闕於是五家之文並割五典以續其書議者稱其妄憑胸臆決裂聖經周公之罪人也因謂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攝政七年而一年有流言之變居東二年而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啓於是迎歸而爲破斧缺斨之役及管蔡平而卜筮既遷殷頑遂有明農之志矣當成王在豐作周官在攝政七年之後傳稱周公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而一代之典疑尚未定所謂周禮若唐之顯慶開元禮未嘗見諸行事者也故封國建都之制與尚書不大合予曰不然周禮者即韓獻子適魯所稱周禮盡在於魯先儒謂爲周之舊典禮經者是也漢承秦火燔滅之後孝惠除挾書之律遺書漸出河間好古獻於孝武之世孝成詔求遺書劉氏爲錄七畧入漢志藝文中隋唐之志周官經外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今其書不復存詩亡笙詩六篇易亡著圖占法諸篇書

亡四十一篇而周禮僅亡冬官一篇亦已幸矣其佚不可得詳其義乃稍稍見於五經六藝之文其官名或頗與五官之屬異如月令稱工師舟牧國語稱匠師工以左傳圻人工正之屬皆周官經無有而義不可入五官之職審爲司空官逸名無疑予故彙集其文與其義疏而注之冬官旣亡其詳不能盡存然五家之儒割裂舊文五官幾於盡亡而冬官猶不存者故予欲使五官盡復而冬官之義未盡闕也

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平湖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圻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者矣

朱氏襄考工記後定

一卷

存

顧貞觀曰依記文次序自輪輿至陶旒後定云者取諸後漢劉表傳中語也

亡名氏周官郊祀圖

七錄二卷



佚

夏氏休周禮井田譜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

陳傅良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牛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

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爲縣或甸者與之爲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

樓鑰後序曰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於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

凡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予從其孫塔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勛本政書最爲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民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旣訖錢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於是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辭雄義渾尤爲著明遂并刻之惟文子之說以倣衰匆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爲可憾云

魏氏了翁 周禮井田圖說

佚

程氏 靈 周禮井田議

未見

項氏 安世 周禮丘乘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鄭氏 景炎 周禮開方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吳氏 龍徵 周官荒政十二解

一篇

存

黃虞稷曰惺初吳氏晉江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除  
浙江道御史謫通州判官歷戶部主事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終

弟子嘉定張有猷覆按

